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

論

後唐總論

余讀五代史五十年間易國凡五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夫世道衰微人心偷薄朝梁唐而夕漢晉迄無定向然考其得國之正彼善於此者猶以後唐為差勝焉蓋李國昌平龎勛之亂略有微勞克用當黄巢之亂有

克復之功雖其擁彊兵拒朝命亦不為無過然較之朱温賢且遠矣末年兵弱鋒衰全忠倡亂不能復平僅以自保莊宗首承父烈加以英勇之資屢戰屢勝遂殲巨寇建國立社然徒溺一時之娱而不為萬世之計甫得大位沉溺聲色致使身沒伶人之手豈不哀哉明宗本無欲立之心資性寛厚無苛猛之政然目不識丁而輔佐之臣不過馮道諸人欲期致治之盛亦已難矣閔帝幼沖享年不久潞王猜忌石敬塘終以亡國嗚呼使莊

宗立法垂紀貽厥孫謀後嗣復得賢明之君則天下之乖離當不若此其甚也而一得志則寵女色比頑童艱難之際與太宗同英武逸暇之日與太宗殊兢惕宜乎僖昭之世已亡而猶存而後唐之業至於一敗塗地也

張承業論

韓子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是亦可以與之遊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是亦不可與之遊乎吾於後唐張承業

亦云蓋自古宦寺誤人家國者多矣其類蓋不可以殫數獨承業以孤忠丹誠終身為唐其節用愛民為晉聚財者蓋亦欲平梁而復唐耳豈非閹豎其名而忠良其行君子之所取者乎嗚呼五代之際世道衰微王綱掃地讀書學聖之人皆入山林而求自樂當時如張文蔚楊涉蔣元暉柳璨之徒皆以國輸人為朱溫羽翼而獨於宦寺之中有可取者一人焉則五代之事亦可知矣

宋太祖論

自三代以下治極生亂亂極思治者有之矣然未有如前五代後五代之分崩離析而亂若彼其久者也故吾於開創之君獨以唐太宗宋太祖為不可及焉二君者皆以不世之才平一天下而以仁愛之心寬平之政保養百姓治功燦然昭於千古然家門之正兄弟之友則唐弗及也太祖繼周世宗之後據有河洛即位之初首以安内為本興學校褒忠良度民田開言路懲節鎮之禍命文臣知州又以常叅官知縣事國内既定然後興

師出兵伐南漢克西蜀無不望風披靡稽首來庭偏師北指劉鈞喪膽舟師南下李煜歸命雖諸將効力之功亦由太祖處之有道也夫五代之君既得天下外則猜忌諸鎮內則溺於聲色太祖退藩鎮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間君臣之分情義兼隆而儉約是務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來裔為萬世法其成功致治之盛幾乎唐太宗而規模之正則又過之矣

宋宣仁皇后論

易曰家人利女貞言閨門王化之始必女貞然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内助之賢人君治國之本也至於母后臨朝尤難其任三代以下賢后不為少而臨朝者未有能全令名以施恩於天下宋之宣仁人稱之為女中堯舜洵以臨朝無闕政而用賢録能以成元祐之治也當神宗敗常亂度信用小人天下大壞宣仁起而拯之用司馬光呂公著諸賢放棄奸回大變其法於是海内欣欣知有生之可樂豈非宣仁之施恩於天下哉天

不祚宋宣仁崩殂小人之萌蘖復生大肆姦毒凡司馬光諸賢死者追貶生者斥逐至欲追廢后號賴向后而止小人之心欲快其意而不顧天下之治亂何其忍與嗟夫天下之事數君子成之而不足而一二小人敗之而有餘韓歐為治於英宗之朝僅能紹於嘉祐而王安石一變其法天下遂大擾司馬光諸賢孜孜矻矻竭盡其力方使天下解倒懸之苦而章惇蔡卞一肆其毒諸賢固受擯斥之辱而海内復有塗炭之災再傳而為南

宋矣小人之害國可勝言哉

呂端論

吾讀宋史至呂端閉王繼恩於室入立真宗然後升殿審視以拜未嘗不賢其能定大計而想見其為人當太宗升遐李后方異議主幼時艱而端乃從容定計沮其邪謀㓰其羽翼頃刻之間嗣君以定昔東漢李固當質帝之崩不能沮梁冀之謀徒以死自靖是時宰相權輕而梁冀威熖甚熾根緣蟠深故也宋初清明信任賢相

端能不動聲色處之晏如可謂善於應變矣端器量寛弘英才表表真宗雅重之先是李繼遷叛軍人獲其母以聞太宗欲誅之端曰今日殺其母明日繼遷可擒乎徒堅其叛心而已太宗乃悟後繼遷死其子竟歸款端之力也太宗嘗稱吕端大事不糊塗可謂知端者矣

韓琦論

夫為人臣者當國家清夷之際進言納諫理國致治固一代名臣也然值主幼時艱之日而能不動聲色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者則又所謂國之柱石棟梁非具經濟之才學問智勇迥出流輩者不能韓魏公兩定大計輔相英宗調護兩宮處之裕如天下以治豈非國之柱石棟梁而天下倚賴以安者哉及神宗即位出之於外然未嘗頃刻有忘君父之心故青苗之治琦極論其病民遼使之來琦上言處置之方寂爲曲盡誠可謂古大臣矣當仁宗中年雖君子道長而小人時或並用及嘉祐以後專任魏公朝廷清明天下樂業英宗即位又用之

不疑君子在朝用臻至治故用賢人者必使小人無以間之然後疑貳之心不生而嚮用之念彌篤也

明道程子論

自古兄弟俱為名儒德行顯於一時流風被於百世無如二程夫子者蓋明道伊川同受學於茂叔淵源既正探旨尋微卓為儒宗上承孔孟之絶學然雍容沖邃規模宏濶有自然之矩者則伊川若遜於明道焉明道以王佐之才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所上章疏引義陳

善酌古變今可以坐言起行嘗勸帝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政事堂議事一言而安石為愧屈蓋其誠敬所孚雖異已者亦心服所謂偽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是也使神宗以用安石者用之內聖外王之道不外是矣而卒沮於安石不得顯用及司馬光入相方將大用而先生竟長逝矣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得覩先生之道之行三代規模不可復見豈徒有宋之不幸哉

程明道告神宗當防未萌之欲論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人心者至難防遏而易蠱人之聰明溺人之志氣故大舜首以告禹禹聖人也而舜猶戒之如此蓋謂不必見之於行事不必託之於語言略有所動即私心之萌也不謹防之於始可乎明道先生以當防未萌之欲告神宗誠大儒格心之至要也蓋天理人欲二者不可並存於念慮之間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不入於此必入於彼人或

以為畧有其幾未至已甚而不防之於漸則天理從此泯而人欲從此熾矣是故微有貪聲悅色之意也則吾以為聲色之私動而致力以防之微有愛珍奇欲富厚之念也則吾以為貨利之私動而勉力以絶之微有不樂親正人不樂聞正言之心也則以為驕心之萌也而遏之惟恐不至微有宮室服玩之好也則以為侈心之萌也而杜之惟恐不嚴夫如是則何私心之不滅欲念之不泯哉易曰履霜堅氷至解之者曰霜陰氣所結盛

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欲念亦如霜之始結也不防之於未萌則必私欲大熾而有堅氷之禍矣神宗之行新法蓋萌於欲富彊好大喜功之心而安石有以中之也使能體程子之言以誠正為心而用其道以輔成其大有為之志則治功所就豈難遠過於仁英哉

北宋總論

夫北宋之亡外無藩鎮擁兵之橫威福自上內鮮宦寺擅權之禍廢立由已而金兵一至皆為俘虜者何哉民心解而士氣弱也蓋太祖太宗開國承家真仁英三宗休養生息至於神宗物盛而衰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盡於錙銖掊克罔不在位於是民心已瓦解矣而哲宗復庸暗無知宣仁臨朝則為太平之盛世宣仁崩殂則為否運所肇端宣和繼之信用小人奢華無度日甚一日而金兵至闕矣雖讓位於欽宗而不久用李綱

狃於和議致父子俱為臣虜而宋業中衰豈非民心解而士氣弱賢人之正不能勝小人之邪哉幸而祖宗之德尚在民心故康王立而為南宋然朝奔夕逃無復朝廷之禮茍延宋祚而已由是觀之人君修德愛民厚培元氣非惟一時之治亦所以貽厥孫謀而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也

宋理宗論

理宗為沂王時凝重寡言潔修好學侍漏禁中諸王或

多笑語獨凝然自持矩度有常為史彌遠所愛遂繼大統觀其始非不雍容有度而可尚也而即位之後德彌遠之立已委以天下之政威柄下移不得自主孤立於上朝多小人及彌遠黜而丁大全賈似道之類復聯翩而進帝終弗悟以致奸臣貪功生事邊防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迄及於亡豈非理宗昏庸之罪哉惟表明正學宗信周程張朱為有功於名教然西山了翁見在朝而不克究用則知周程張朱生於理宗之朝亦難得其信

任也尊既往之賢舍當時之賢夫亦何補也哉

岳武穆論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逭其責焉當欽廟北去社稷為墟高宗入援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後當卧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讐而信用汪黄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為念豈非高宗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羣之

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合之班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得以自留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馭將勇敢無敵若韓信彭越輩類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備仁智並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奉君命而不知惜已命知班師必為秦檜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精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實可與日月

爭先矣獨不知為高宗者果何心哉

文天祥論

夫士君子被服儒行以學古自名才德兼優者上也其次則以德為貴而不論其才焉故自古因有才而無忠誠之行敗人之事者多矣未有忠誠有德而敗人之事者即勢至於不可為亦必竭忠盡瘁死而後已不肯忍恥偷生以辱其國也當宋之亡也有才如呂文煥留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國難者皆忠誠

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於一時之憤激奮不顧身以死
殉之後世猶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
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
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公
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竄居海濱至於亡家沉族
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歸而元人弗殺冀其忠義之
心久而懈也於是歸其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
德而有轉計矣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行萬變不渝

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顧高官大禄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踐其言矣

南宋總論

人君立法垂猷培養元氣仁施乎百姓教被於蒼生非徒一時享治平之休亦子孫萬世無疆之利也南宋僻處江南窮居一隅人君無英明出類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彊敵在境軍弱民貧然猶享國百五十年忠臣義

士孝子節婦親其上死其長不以倉卒死生易其操者屢見於時史策為光豈非太祖仁宗仁澤之厚德化之深而後世子孫猶蒙其休澤哉盖自高宗棄淮北而中原不守前惑於汪黄後制於秦檜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復故都之幾而屈膝請和失中原之罪高宗不得而辭焉孝宗有猷有為足以興復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光宗寧宗昏庸不振理宗合元滅金而渝盟棄好任用權姦雖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

君子南宋之亡兆於此矣度宗荒於酒色亡國不於身幸也帝㬎身為臣虜然大木之傾亦豈一繩之所能繫哉端宗帝昺僻居海濵國不成其為國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臣猶盡心力而為之亦忠臣義士舍命不渝之秋也卒之端宗驚悸而死帝昺投海而沒國亡宗絶社稷為墟其亦可哀也已然自古無不亡之國漢唐宋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朝漢唐立國强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義之士逺過於漢唐者則又祖

宗之餘澤與周程張朱講明正學之功也嗚呼誰謂德教學術非治天下之大本乎

元仁宗論

當成宗崩隕國家多難仁宗入定大艱克安宗社身讓大位而不居可謂得友讓之道遠異篡竊攘奪之人矣及其即位首罷尚書省録用舊臣信任李孟開科取士尊尚孔子之道罷營繕屏言利蓋有元數君之中帝實首出焉至於為政一遵成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待宗

戚老臣一以禮貌大辟上讞慘惻移時其寛厚仁愛有以培養民心後世永頼稱之曰仁帝實無愧焉

許衡論

人君開國承家創業垂統必有通經明道規模宏大之臣為之立法垂猷使子孫有所鑒成憲而持永久斯立國之要也元自太祖太宗以及世祖幷有天下莫不率服亦頼有一二名臣為之左右於其間使敷政設教有以成一代之紀綱則耶律楚材許衡其人也二人立綱

陳紀爲國成憲才智兼全經理庶務衡讓於楚材而明
道通經匡君定國講明禮樂立一國之規模則楚材又
讓於衡焉觀其首陳四策其立國規模一踈世祖累用
其言已有成效至於言治道勸用賢言養民皆天下急
務而不見大用於世乃天下之不幸亦有元之不幸也
自朱子以來繼傳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魯齋爲尤
卓西山生於宋末雖爲叅政不究其用魯齋當元初尊
信朱子倡明正學世祖累見信用其功效頗著於西山

云

說

復性說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制情以從性性其情也拂性以縱情情其性也情其性則性為情矣烏在其為本性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有復性之道焉復之之道何居曰克己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在易復之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孔子解之曰不遠之復以

修身也言性本無失有失而能速復則身修矣在天為
一陽復見在人心為本性復明豈有悔哉孔子舉此以
贊顏子劉屏山舉此以教朱子以其為修身復性之要
旨也六二曰休復吉孔子解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陽乃天心之見仁也二近初陽有下仁之美言復之
之道又在好德親仁涵養薰陶以日復其性而休休然
有餘裕也六三曰頻復厲无咎頻復與不遠者殊科故
厲然能復則無咎矣六四曰中行獨復卦五陰獨四與

初相應處衆小人之中獨能與一君子合志同方不言吉而吉可知故孔子以從道美之至五之敦復則曰无悔上之迷復則曰凶以此見復性之道當謹幾察微不貳其過修身以克之下仁以休之獨復以持之敦厚以居之而不使之頻復而迷復焉則所謂天命之性五常五倫之美皆在我而不為習所遠矣吾故曰復性之道在克己以復天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六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

序

貞觀政要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東遷以降風俗日薄天下無復熙皡之美雖有質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屈己從諫力行善政者終不能有以震古而鑠今及唐貞觀太宗以英武之資能用賢良之士時

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蓋自三代以下能用賢納諫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吳兢纂輯其書名之曰貞觀政要後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風或取以進講元至順間戈直又刊其書以行於世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則又在於用此數賢而數賢之中又推魏徵裨益為多然魏徵不能自必信用於太宗以見其功業則又知太宗所以獨信魏徵言聽計

從而見效若彼者固人君所當服膺書紳而勿失也書中分目目中有條條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論斷之其有望於後王也深矣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義薄法術太宗之虛已受言諸臣之論思啓沃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

韓文公文集序

天下之事有其藝則必有精於其術無論小大精粗能

使機應於心技疑於神則外物不能紛而後之習其藝者皆奉以為師法養叔治射離婁治規矩師曠之於音聲倉公之於病匠石之斤公孫之舞皆造其堂而嚌其胾傳之後世而無窮夫文亦天下之一藝也精其術可奉為師法者周有左氏漢有賈誼董仲舒馬遷相如劉向此數子者雖非見道之文要皆卓自樹立不合流俗而其文之古樸亦非浮華澆漓者所能及迨自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之言文者務以藻繢為事娓娓如婦

人言世道衰微人心由之偽薄至唐并天下蔚興文教殆百餘年而後昌黎以六經之文鳴天下由是言之文之繫於世道人心亦大矣蓋昌黎之於文所謂造其室而嚌其胾因文以見道以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其自用之功在於培養仁義以為立言之本而其所得之趣則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至其不蹈襲前人一語不煩繩削而自合規矩不顧世人之笑譽反刓以樸剗偽以醇粹然一出於正後之習文者皆奉為師

法而莫有能加焉噫亦至矣雖然公非徒長於文者其道德謨猷皆有唐一代之特出而不能大顯於憲穆之朝者氣運之遷流非人力所能挽耶抑使之少抑於一時而終揚於萬世耶將全於此則不能全於彼耶孟子距楊墨而道以之傳昌黎排老佛而道亦因文而見起衰反正始若未之信終大顯於時蘇子瞻以之上擬孟子豈過譽哉

杜子美詩序

夫自上古康衢有擊壤之歌虞廷有卿雲之詠帝與皋陶禹益諸臣勅命賡歌拜手颺言於一堂歌詠之興有自來矣爰逮姬周公旦公奭調宮協徵律其節族春容乎大篇堂皇乎雅辭化自二南達於列國上自公卿下至黎庶至於變風變雅亦莫非忠臣義士攄其忠悃發為歌辭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皆可以勸懲當時為教後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關於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

音響中度所謂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太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渾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於詩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刺謬乎是以言詩者必以杜氏子美為準的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抒忠悃之心抱剛正之氣雖拘於音韻格律而言之愈暢擇之益精語之彌詳其於忠君愛國如飢之食

渴之飲須臾離而不能故雖短什偶吟莫不睠顧唐祚繫心明皇蜀中諸作尤致意焉屈原放逐離騷是作後代尊之為經子美之詩亦因其顛沛流離抱忠秉義不究其用垂於詩以自見故後世宗之參之於三百篇之列若夫較一字之長爭一韻之巧摛華藻於篇章誇博贍以耀衆者藝也非所以求子美也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春秋亦一編年之書而

曰亂臣賊子懼者盖謂彰善癉惡比事屬辭誅姦諛於已往杜僭亂於將來使亂臣賊子不畏王法者讀此書而知懼豈非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哉三代而下孔子之道幾乎息矣故臣叛其君者有之子背其父者有之而亂臣賊子無所忌憚子朱子生於周程之後修明絕學深痛而甚憫之祖夫子春秋之筆削因温公通鑑之書更創義例為書曰資治通鑑綱目其自序曰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洵哉善善惡

惡是是非非具於一篇之中而無不備矣然後人知忠臣義士必獲天休也雖不用於一時而後世莫不褒歎效法之恐後也亂臣賊子必攖天誅也雖幸免於當世而千載以下公議莫逃也彰善癉惡比事屬辭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畧則可謂同揆矣夫三代以下傳世久遠者莫如漢唐當其盛時政教恩澤入民之深非不可稱然其易代之際死君事者可數焉自修綱目之後士知顧禮義廉恥以事二姓為辱故南宋之末忠

臣義士捐軀而徇王事不肯忍恥偷生以求苟活者屢見於史策之中且元代宋明代元無分析割據如前五代後五代之亂者亦因忠奸賢佞褒嘉貶斥凜若袞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於後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大學衍義補序

學貴於博乎堯舜心傳十六字有終身不能行其一語者焉學貴於約乎往聖先賢作述相接有言之而不厭

其詳者焉大凡言理則欲其精簡明切當而易守也言事則欲其詳條分縷析便於中材而易行也吾於丘瓊山大學衍義補蓋知其義云夫聖經二百有五言為學之道備焉為教之法具焉為治之理盡焉所謂理極精而易守也至於後世道衰文敝賢者且不能窺聖經之閫奧又何怪於中材乎故西山先生作衍義之書至齊家而止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備具不待瓊山之補然亦不可無瓊山之補所謂多備規軸而易行也聖人言理

賢人言事先代言理後世言事亦學有所不齊世有所不同而所以啟迪當時為教後世之心則一也然於此亦可以見瓊山之有志於君民上下言事極其詳而言理亦極其精矣至其書之條目義例則詳於丘氏之序余因嘉其明於理而便於事故為序如右

送五弟奉

命往祭

闕里文廟序

雍正八年冬十月新修

闕里文廟告成殿廡門陛黃瓦丹雘既宏既隆圭瓚俎

豆鐏罍之器

頒自上方

聖天子親書大成殿大成門匾額復命良工重摹

聖祖御製文廟碑文孝思繼述重道崇儒兼備於此既

成例宜遣官祭告

皇父特重其禮

命皇五子齋居潔誠治裝戒從以行余與吾弟夙夜之與俱飲食之與共講習討論之日親至於今二十年茲往千里之外能無依依繫戀而不忍舍顧思人自孩提以至於老大讀孔子之書未必能志希賢聖窮理探源以至於知孔子之道也幸而知之矣而私累之末損精進之不勇則鮮能行之既行矣未有不心慕孔子欲登其堂而入其室者吾弟力學敦修不敢自懈於聖人之道者有年矣今奉

命往祭闕里瞻宮墻之數仞則欲得其門而入以見宗

廟百官之美富也對聖貌之巍巍則思温厲恭安如在

其上而自省其躬修也遊禮樂之區想見金聲玉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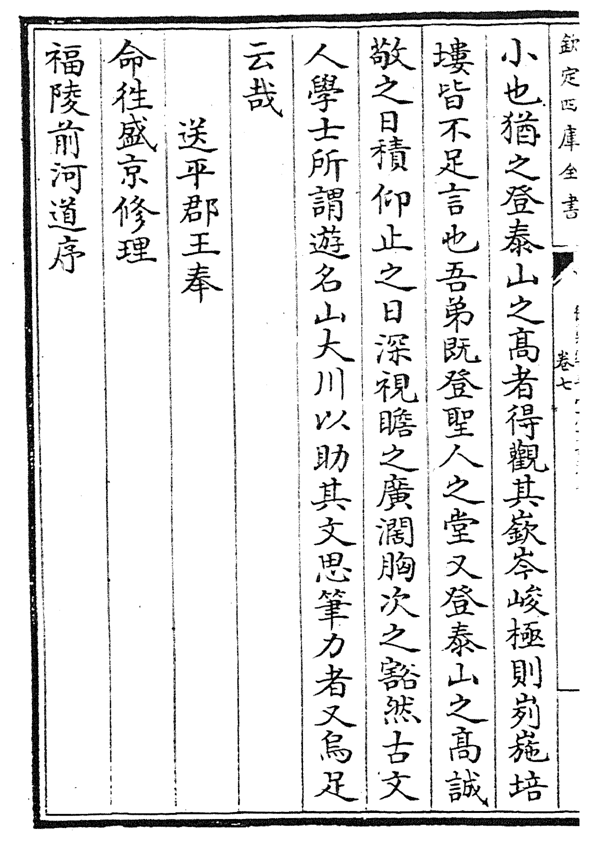
氣象是行也不益以增其嚮往服行之心而為有生一

大快乎

皇父猶有後命命吾弟祭闕里畢即往致祭岱宗吾弟

往哉昔孔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述之葢謂得登

聖人之堂與聞聖道之精深廣大則諸子百家羣言皆



小也猶之登泰山之高者得觀其嶔岑峻極則崱𡷊培塿皆不足言也吾弟既登聖人之堂又登泰山之高誠敬之日積仰止之日深視瞻之廣濶胸次之豁然古文人學士所謂遊名山大川以助其文思筆力者又烏足云哉

送平郡王奉

命往盛京修理

福陵前河道序

皇清承
天命爲天子
太祖肇基盛京奄有三韓
太宗積功累仁式廓疆宇以及
世祖拯明室之亂興仁義之師平一六合定鼎燕京順
治八年
詔封
福陵山爲天柱山

昭陵山為隆業山附祀

方澤四時大祭必命宗室一人往莅其事雍正八年四

月

諭曰

福陵前水法歷年既久稍更故道朕萬幾事重不能親

往經理惟是平郡王福彭小心畏慎克當斯任其代朕

以行余與王敬業樂羣相晨夕也茲之往也其可以無

贈竊惟古者山川都會恒隨有德者為發皇我

太祖之肇基盛京義同於周文王之在豐我
世祖之定鼎燕京義同於周武王之在鎬盛京為王業
之丕基而
福陵實靈祥之所由孕育綿衍令以前河稍更故道
聖天子慎重所使
特命王往王其慎哉祗謁
皇祖山陵敬恭將事宏仁孝之思審向背之勢必能相
地宜因利便計丈數度高卑揣遠邇物土方分司授職

董其大要而責以成功以不負
天子任使王其可以勝任而愉快矣王雖年少而器識
深沈謙卑自牧嫻學問通事理余喜王之果足以當斯
任也於是乎書以贈之

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惟
上帝眷顧我國家
太祖

太宗肇基盛京既創既承順天休命以造萬世無疆之
丕基惟時英藩良弼罔不一乃心力克宣乃猷董疏附
先後奔走禦侮之臣而甄其才以致其力用贊我王室
式闢四方若川有舟實共濟之若木有本實枝幹之詩
所謂維藩維垣維屏維翰偉哉隂古以來懿親之宣力
未有若斯之盛也逮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奄有九有惟時平郡王之始祖
禮親王實統貔貅之旅以勤襄王事功績彪炳載在國

史王其七世孫也王幼而侍

聖祖仁皇帝宮中躬承恩眷我

皇父臨御凡事皆仰體

聖祖之心祗承勿替況在宗藩尤所惇叙以養以教罔不勤勗其身誘迪厥德而王以孫枝之近眷顧尤隆雍

正六年

皇父特命王同我兄弟讀書内廷以培其才又二年知王之可用也爰命管理旗務及為宗正理益以明政益

以練又二年知王之果可大用也遂有定邊大將軍之
命而統西征之師夫準噶爾自策妄阿喇布坦造孽擄
有波羅搭拉背我
聖祖皇帝曲賜矜全之恩及我
皇上赦過宥罪之德跳梁躑躅至於今十餘年令其醜
子噶爾丹側楞襲其凶逆抗我顏行幸不可再禍不可
踵此蓋天亡準噶爾之日而王建功立業之秋也王器
量寬宏才德優長在書室中與之論文每每知大意而

與言政事則若貫驪珠而析鴻毛也夫戰者孔子所慎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止戈戢亂遏劉誅暴我

皇上克承

先志思維小醜累世負恩實天人所共憤王法所必誅而歷年以來董兵之臣卒不能宣德威而奏膚功用是以西陲重任畀之於王王必有以副

皇父簡用之恩佐國家赫聲濯靈之大業相事宜慎權變和輯我士卒淬厲我將校恩威並行信義昭著克殲

逆懟永息邊氛皇哉堂哉莫與京矣王以八月三日之吉禡旗啓行余與王敬業樂羣者六年於兹今之往也其可以無贈然惟贈人以物不若以言之為切也贈人以頌不若以箴之為益也言而以箴宜贈王矣復念王日承

皇父聖謨凡軍機要務制敵御將之方籌餉治兵之畧

聞之熟而奉之謹以是始之以是成之總不出

聖天子定算之中而更何俟余之以言贈哉故為王敬

述王祖父為國宣力勲名赫奕之事於右及引書傳所言者欲王效法乃祖而以敬謹將事也王其勉之哉祗逆天之明命惟聿將其恪恭整我六師以伐不敬在此行乎在此行乎余自今數王至軍之日請勒為歛至之歌以俟之

稽古齋文鈔序

天地間有大本焉孝弟是也有大文焉詩書是也有本有文積於中而發於外有德之言是也孝弟以立其本

詩書以暢其支而因發為有德之言英華暢達而不可掩能全此三者寡矣至若生帝王之家居富貴之地子道臣道交萃於躬夙夜匪懈篤念天顯尊聞行知究極於高明光大之域非以道自勉者能乎哉吾弟少於吾甫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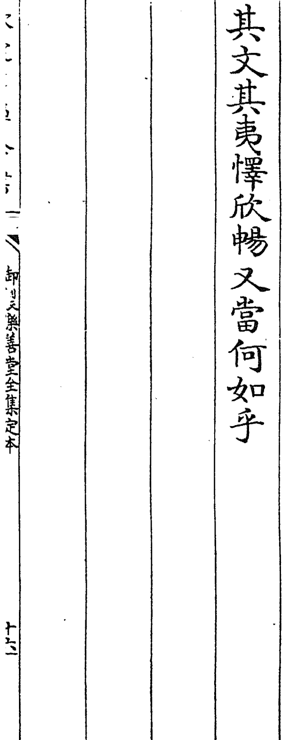
皇父在潛邸時育吾二人於東西室及九歲讀書同受經於傅先生至十二歲時吾隨侍

皇祖宮中不能朝夕共處者葢半載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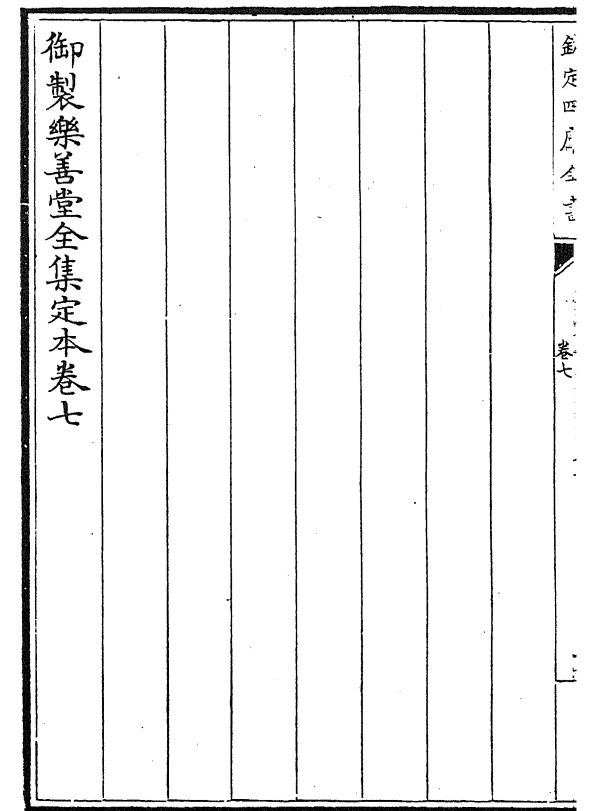
皇父位登宸極妙選天下之英賢以教育吾二人凡八年於兹矣斯邁斯征日就月將以期不負

皇父顧復燕貽之至意無時敢自懈也八年秋九月吾弟彙訂其序論雜文詩賦凡若干卷而屬序於余余曰吾輩所重豈止於文而已耶必若向所云三者皆克全之然後盡吾職焉吾弟在

皇父膝下二十年愛敬懇摯從未有過愆與吾自孩提以至於今且孺且耽怡怡如也從諸先生敬業一堂既



饜飫於詩書矣而發為文詞觀其言藹如考其意不外古聖賢名儒之旨所云三者翼翼焉亹亹焉日進而無疆豈止以文自鳴者哉余既以同氣之親相親相勗於平日晨夕之與俱筆硯之與共爾我形骸之悉化茲序其文其夷懌欣暢又當何如乎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謄録監生臣孔廣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至十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十七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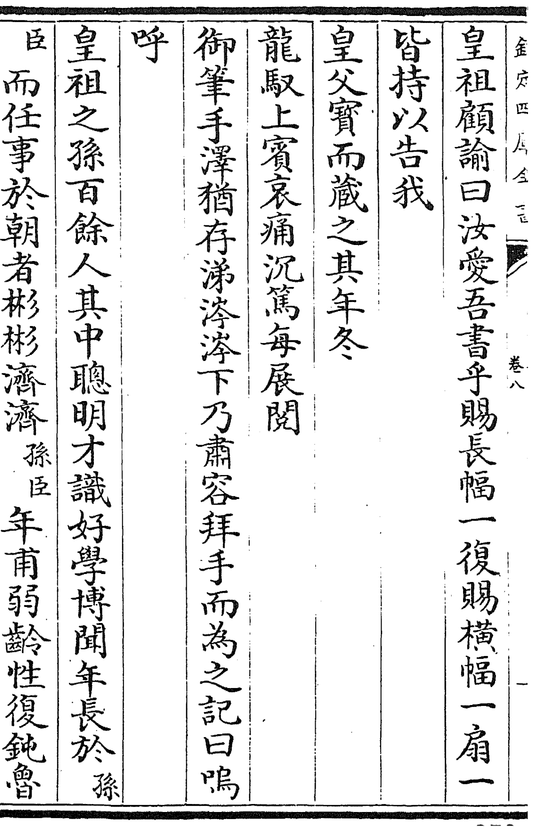
皇祖聖祖仁皇帝恩賜御書記

憶自年十二時隨

皇祖聖祖仁皇帝駕往熱河避暑朝夕隨侍

皇祖萬幾之暇輙流覽書史或

親灑宸翰從旁竊觀心慕而未敢以請也



皇祖顧諭曰汝愛吾書乎賜長幅一復賜横幅一扇一皆持以告我

皇父寶而藏之其年冬

龍馭上賓哀痛沉篤每展閱

御筆手澤猶存涕涔涔下乃肅容拜手而為之記曰嗚呼

皇祖之孫百餘人其中聰明才識好學博聞年長於孫臣而任事於朝者彬彬濟濟孫臣年甫弱齡性復鈍魯

顧特被
恩寵逈異他人者豈非我
皇祖推愛我
皇父之心比諸孫有獨摯乎今雖八載
聖訓慈顏宛然如昨豈徒杯棬之慟已哉昔歐陽修作
宋仁宗飛白記謂仁宗德澤涵濡於天下者四十餘年
田夫野老猶悲歌思慕況得望清光而承恩寵者尤相
與流涕不置我

皇祖君臨天下六十餘年聖德之廣大化澤之弘深享年之有永過於仁宗萬萬歐陽修不過受知近臣為僚采作記尚流連咨嗟慨想而不能自禁況孫臣日侍晨夕誨愛特深親侍皇祖之揮毫躬受錫予其流連咨嗟慨慕更當何如因書以誌不忘云

瀛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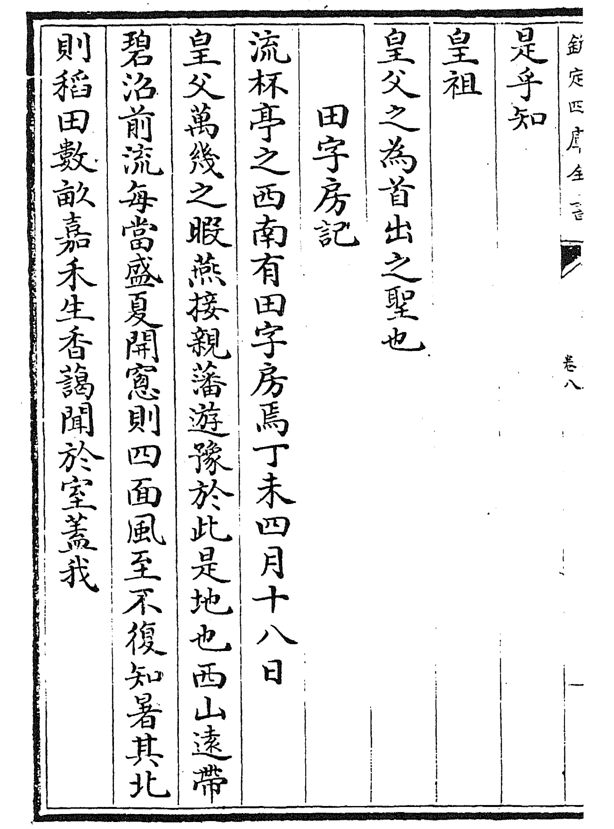
入西苑門有巨池相傳曰太液循東岸南行折而西過

木橋逶迤五間爲勤政殿自勤政殿南行石堤可數十步階而升有樓門向北扁曰瀛臺門內有殿五間爲香扆殿殿南飛閣環拱自殿至閣如履平地忽緣梯而降方知爲上下樓樓前有亭臨水曰迎薰亭東西奇石古木森立如屛自亭東行過石洞奇峰峭壁轇轕蓊蔚有天然山林之致蓋瀛臺惟北通一堤其三面皆臨太液故自下視之宮室殿宇雜於山林之間如圖畫所謂海中蓬萊者名曰瀛臺豈其意乎

豐澤園記

西苑宮室皆因元明舊址惟豐澤園為康熙間新建之
所自勤政殿西行過小屋數間蓋
皇祖養蠶處也復西行歷稻畦數畝折而北則為豐澤
園園內殿宇制度惟樸不尚華麗園後種桑數十株聞
之老監云
皇祖萬幾餘暇則於此勸課農桑或
親御耒耜逮我

皇父纘承丕業敬
天法
祖世德作求數年以來屢行
親耕之禮皆預演禮於此乃知
聖聖同規敦本重農用躋天下於熙皡之盛若瀛臺之
建於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之此園固為美觀而
極土木之功無益於國計民生識者鄙之行一事而合
於天心建一園而洽於民情身率先而天下丕變吾於



是乎知

皇祖

皇父之為首出之聖也

田字房記

流杯亭之西南有田字房焉丁未四月十八日

皇父萬幾之暇燕接親藩遊豫於此是地也西山遠帶碧沼前流每當盛夏開窻則四面風至不復知暑其北則稻田數畝嘉禾生香鵠聞於室葢我

皇父重農之心雖於燕閒遊觀之所亦未嘗頃刻忘也古昔聖王臨朝視政之暇必有怡情娛覽之地故靈臺之詩美文王也卷阿之詩頌成王也今田字房所以命意重農者豈徒怡情娛覽已哉至若黛掃山巔風來蘋末麥畦浪起柳岸煙開馴鶴從容而起舞文鴛匹偶而泳游蝶裁五色之文蜂喧萬花之谷物華景麗則思飲和食德熙穰於光天化日之下而怡然以樂其或涼颸四起鴻雁來賓白露如珠綠雲改赤千家之砧杵遥聞

百室之倉箱盡實則思遺秉滯穗誰遺寡婦之利而悄然以憂時引儒臣坐而論道或率諸王公子弟修家人之禮講燕好之歡所觸目而會心者我皇父之同憂同樂憩息於斯較之靈臺卷阿意更深長矣謹為之記

時應宫記

夫天一生水坎精發祥凝靈聚液流為江海江海乃天地間物之最鉅者也江海之有神自三代漢唐以來莫

不祠祀惟謹有宋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並封王爵
龍神之尊自是始厥後春秋犧牲之祀代有常典
皇清受
天命禋事
上帝
后土懷柔百神江淮河濟五嶽四瀆之祀載在太常犧
幣之數俎豆之器既豐既隆神歆以格雍正二年
天子以為龍神之位既尊宜特修宮觀以致虔禱乃於

西苑內豐澤園北建時應宮所以致誠明神俾雨暘時若稼穡以成者也夏六月霖雨彌旬幾至於潦

皇父步行往禱其日即晴又明年黃河清百餘里此非

神人効靈河海清晏之明驗乎夫以

天子精誠通於神明以之事

天饗

帝罔不昭格而况於龍神乎信哉誠之能感物也是為

記

樂善堂記

凡人之性未嘗不善仁義禮智全備於我所謂得天地之正氣而為人也然有智愚賢不肖之分者氣拘之私誘之遂日以蔽錮而昏昧有能復其性者鮮矣人能自强不息以復性為功己有善念擴而充之人有善事喜而從之則本性呈露而有馨香之德矣是故明德之馨勝於黍稷芝蘭鮑魚與之俱化未有樂善而不能修德者也余有書屋數間清爽幽静山水之趣琴鶴之玩時

呈於前菜圃數畦桃花滿林堪以寓目顏之曰樂善堂者蓋取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之意也夫孝弟仁義乃所謂善也人能孝以養親弟以敬長仁以恤下義以事
上樂而行之時時無怠則能因物付物以事處事而完所性之本體矣是故大舜聖人也猶存虛受之心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漢明帝嘗問東平王在國何事最樂王曰為善最樂余雖不敏然賴
皇父之明訓師友之切磋於大舜之善與人同雖有志

而未逮而東平王之為善最樂則不敢不勉焉是為記

四餘室記

康熙壬寅三月

皇祖聖祖仁皇帝特命予隨侍宮中承歡侍顏之暇每得追陪諸叔父諸叔父推

皇祖愛育之勤咸善視予而二十一叔父尤肫然有加也及我

皇父踐祚謂諸叔父年尚少養之宮中擇師以授之業

二十一叔父克遵
聖訓勵志向學每返諸身以達於事
皇父嘉之用是於雍正八年三月封為貝子未數月又
晉封貝勒叔父曰
天子友于篤愛之心有加無已顧自慙謭劣特受褒異
中夜以思惕然而懼乃以四餘名其室而屬予記之且
曰吾所謂四餘者除惡樹德以餘慶捨巧用拙以餘智
知足安分以餘樂存理遏欲以餘壽也予惟人生於世

不能無好惡則樂其有餘者不能盡適於正視軒冕冠裳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趨權附勢以自求媚者欲其貴之有餘也倉箱以貯之扃鐍以固之不受命而貨殖者欲其富之有餘也高其堂華其屋錦繡其土木鏤刻其梁棟者欲其宮室之有餘也絲竹之亂於耳青紫之蠱於目者欲其聲色之有餘也叔父服膺正學好尚既端若富若貴若宮室若聲色皆不足動於心惟慶智樂壽則好之而欲其有餘而所以求其有餘者又皆本之

於秉彝矩之以聖學以實其功可謂得立身之本矣予甞繹其言而有會焉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德與惡不兩立樹德至於滋長則惡之本盡除矣惡之本除則身心泰然何慶如之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捨巧用拙以斷餘智者孟子之意乎晉人王昶曰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則安分知足安分求樂之道也宋人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君子之求壽也非偃仰屈伸若彭祖嘘嘔呼吸

如喬松也惟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然養身求壽之道亦豈外是哉叔父以此四餘名其室優而游之以求於心饜而飫之以得於已慶無疆而智靡窮樂日生而壽歲增於以養德修身對揚一人之寵命雖書史所載若河間東平何多讓焉是為記

二希堂記

吾師梁村蔡先生以二希名其堂而屬記於余且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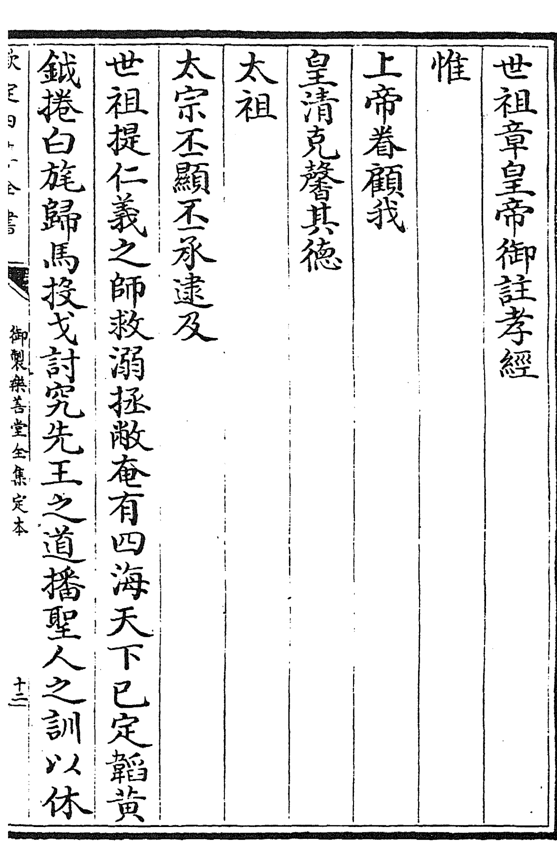
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古人之言也或者謂余不敢希天故曰二希然余之意固非若是也嘗慕宋儒范希文真希元之為人因名堂以誌之余曰美哉先生命堂之意也君子之立志也必以聖人為可學而至故孟子願學孔子顔閔諸賢皆曰姑舍是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諸葛武侯之自比也則以管仲樂毅卒之學術事功遠超於管樂之上先生以漳浦名儒追紫陽之正學表率黌峯因以所得於道德文章者發為

經濟事業嘉言讜論曰陳於朝雖古之名臣名儒亦無多讓然猶曰稷契伊周之所以致君而澤民者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范氏希文孔孟程朱之所以傳道而繼統者亦非余所敢望也請希其次其次曰真氏希元夫希文之事業非稷契伊周之事業乎希元之道德非孔孟程朱之道德乎希希文而至希文希希元而至希元漸而進之稷契伊周之事業孔孟程朱之道德孰得而限之乎先生之立志蓋可知矣抑余又聞呂

本中及朱子論宋朝人物推范文正公為第一而朱子之後惟西山之傳得其宗則先生之有志於希二子乃實見以為不可幾與孔明志希伊呂而自比管樂之意異蓋孔明以語於人故慮其或為時俗之所驚而卑之毋高而先生自名其堂以志尚友之切則義固各有所當也故抒所見以質於先生而因以為記云

跋

恭跋



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

惟

上帝眷顧我

皇清克馨其德

太祖

太宗丕顯丕承逮及

世祖提仁義之師救溺拯敝奄有四海天下已定韜黄鉞捲白旄歸馬投戈討究先王之道播聖人之訓以休

中外以育萬民念孝經一書為孔子明倫治世之大法而自漢以來去聖日遠古文今文之互異註疏訓釋之未精迺集古名儒嘉言懿論考訂採輯間出

宸斷名曰御註孝經備一經之體要明至性所周浹俾夫搢紳之士農野之民皆有以知孝為百行之本而愛敬尊親篤摯有加雖古聖王木鐸之徇路辟雍之鼓徵曷以加茲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以敦孝悌重人倫為首

及我
皇父嗣登宸極迪光繼述行
聖諭廣訓之書於敦孝悌重人倫反覆開明惟恐人之
弗知知之弗行而行之弗切以此見我
皇清
聖聖相承莫不以孝治天下依人性之本然以成淳美
之俗而開宗明義則自我
世祖御註孝經闡發天經地義民行之確然而不可易

肫然而不容已者以昭示奕葉垂之無窮爰盥手而謹書於後云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

曩年十二時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推愛我

皇父之肫摯特令孫臣隨侍宮中朝夕承歡不離左右

其年四月隨

駕往熱河避暑凡三十六景之地無不周覽聆

聖訓被賞賚不可勝紀孫臣時雖少然受

皇祖深恩嘗思久侍

慈顏長領

訓誨謹身約己庶無過尤以報高厚之德於靡窮昊天

不弔其年冬

龍馭上賓我

皇父哀毀過禮食不甘味時同兄弟問安必勉怡顏色

以舒

皇父之憂退而自號哭於廬次潸然不絕蓋恐傷我

皇父之心而每念我

皇祖哀痛思慕實不能自已也數年來

皇父屢命往祭

景陵冠劍猶存音容安在一望

山陵魂飛魄越雍正七年冬敬讀

皇祖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兼披圖畫回思曩時

承歡侍顏蒙恩寵而被誨愛者如在昨日興言及此淚欲霑衣夫以
皇祖天亶之聖卓越古帝王深仁厚澤六十餘年浹於民心載在史冊固非言詞所能贊揚於萬一孫臣在諸孫中最為鈍魯然天地之澤靡不均被而有得之最深者焉孫臣得
皇祖之澤最深者也敢恭紀於後以誌思慕之誠久而益篤云孫臣謹書

恭跋

皇祖聖祖仁皇帝千叟宴詩

古昔聖王誕膺天命表正萬邦建中立極漸仁摩義胥天下之民躋之仁壽之域者必其身為繼天首出之聖人然後能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帝堯在位一百一年帝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履至尊者又五十載時若禹皐陶稷契夔益諸臣同心同德白首黃髮賡歌喜起於一廷之中而擊壤老人含哺鼓腹耕田鑿井於光

天化日之中者莫不忘帝力於何有用登世運於郅隆
而後世頌其巍巍蕩蕩三代以降淳風寖微惟殷中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肆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
寧嘉靖殷邦肆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然其時君若臣以至庶司百職及耕夫
野叟同登壽域共宴一堂者自古無聞焉洪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六十一年官稱
其職民恒其業羣生霑濡德被乎方外所謂繼天首出

之聖斂福以錫民而受非常之慶也康熙六十一年春
皇祖於乾清宮開千叟之宴
命年六十以上者乃得預惟時在位之臣自大學士以下至翰林御史凡七十人庶司百職及致仕之員近畿之民又六百六十人雅歌賦詩和樂壽愷
皇祖命子姓孫枝百餘人執爵獻酬濟蹌在列遠追饋酳之義弗限三爵之儀孫臣時年十二歲得與有事之
榮覲茲盛典

皇祖又作為歌詩

命儒臣依韻送和為圖以壽世傳之無窮雍正七年冬得詩與圖而披讀之竊見我

皇祖如天之德如天之福與春陽秋露同其煦嫗甘雨和風同其潤澤合朝野臣民老者期艾而錫之以寵光介之以繁祉方之帝廷賡歌之景象華封頌祝之休風規模宏且遠矣敢恭紀於後以誌太平之盛事云

恭跋性理精義

夫欲致天下於熙皡振風俗於隆古煥禮樂於三代興孝弟於十室者必本之於崇王道而王道之崇則又在於尊儒學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戴記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凡所以重教化之道致天下於文明者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仁民育物興學校舉孝弟勵風俗崇禮讓凡古昔聖王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畢舉而

又諄諄勉勉默契夫堯舜之授受孔孟之心傳謂有宋諸儒上繼絕學下開來裔實有功於世道人心乃因性理大全之書刪去冗雜摘取精要命儒臣斟酌損益而親為折中之乙夜披覽歷久成書勒序簡端以詔後世偉矣哉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雖漢明帝之幸辟雍唐太宗之講太學不過取美於一時又何能開示天下後世為儒學之宗主接堯舜之心傳實政鴻名輝爍於振古哉採羣儒之精華而去永樂大全之汎自明德以及

新民格物以至平天下先其本而後其末探其源而考
其實周子太極圖通書明天地鬼神之奥張子正蒙西
銘發萬物一體之微至於皇極經世律呂新書皆自成
一家言則總載之以成一卷而集羣儒之言分門别類
又各於其類為之辨世次先後學問淺深寧純勿雜寧
精勿濫讀是書者必先究心於論學之篇立志以端其
本主敬以養其中致知以窮理力行以踐實然後玩味
乎治道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潛乎全書以見天地之

所以顯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運行而無窮聖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確然而不易夫如是則我

聖祖仁皇帝造物育材之心化民成俗之意欲天下後世之共臻於理學之盛者不虛矣

跋朱子大學章句

六經之文備衆理該萬事集羣聖之精華以立言君臣父子之大倫往古來今之大法莫不於此取則焉所謂煥天下於文明而聖人之所以垂世而立教其意蓋深

遠矣六經之外則有四子書大學為曾子所述反列於孔子論語之前者以聖經亦孔子所製其言由近以及遠端本而肇末則又實為入聖之階梯云自漢以來此篇載於禮記而莫知尊重至宋程子始登之於四書朱子從而解釋之蓋孔曾之道絶於漢唐絶於周程張朱五子孔曾之書亦幽而不顯於漢唐之間逮程朱表章然後赫然昭著而大行蓋道傳斯學傳非程朱無以傳孔子之道故孔曾之書亦非程朱莫能盡發其精藴也

傳有之古之人自十五而入大學教之以明德新民之事夫格致誠正修身明德之功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內聖外王之道豈外乎此由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言簡而味長理明而詞約誠兼備六經之旨而又便於初學者可不知所致力哉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明德者明道心而遏人心也推而及物則新民也允執其中止至善之謂也堯舜之道不外乎是而朱子所以解釋此書又理明詞達得歷聖傳心之要尤學者所當體驗而

服膺也

書魏鄭公十思疏後

人臣責難陳善繩愆糾繆必本之以忠誠將之以公正匡救將順補衮職之所闕尤以格其非心為先務焉蓋君人者天下萬民之主而一心又人君出治之主也心一正則事事無不正矣唐太宗三代以下能納諫之賢主也其朝亦多諫諍之臣而必以魏鄭公為首者以其能格君之心也鄭公之奏疏多矣而必以十思疏為冠

者以其就發謀出慮之始而俾知所致謹也夫木本水源之譬非謂人君之一心為理天下萬事之本乎固其本而浚其源非欲正其心以為出治之源乎思者心之發而未見者也心之將發未及於事則有此十思焉又何入於邪徑而不光明正大之有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書曰惟幾惟康鄭公之所謂思即謹幾之意也謹幾而心正矣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正矣故貞觀之治多鄭公之功豈不偉哉

書新唐書兵志論後

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滅湯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武王東征篚厥玄黄惟恐後豈以甲兵攻戰為取天下之具哉德盛而王天下莫不順之故黎民歸之如父母尚有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然自秦漢以來風俗日偷人心日下則有以甲兵得之以甲兵守之者矣其因時一切趨利茍便雖可用於一時終無傳於後世惟唐立府兵與租庸調相表裏其制頗

為近古子孫廢之遂至於亡以此見祖宗之法制不可以變更也唐初取兵於農分番入衛四方有事命將出師事成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民無怨心將無兵權及其後也府兵之制廢而為彍騎彍騎之制又廢而為方鎮方鎮盛強天子微弱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方鎮用之以抗衡天子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夫養兵所以禁亂及其弊也足以為亂不養則不足制變於一時養之則坐食而驕故規制不可不善也則為開創之君者固當

深謀遠慮以立法於永久而為子孫者兢兢於修德愛民以制治保邦又當謹守祖宗之法以無授權於他人而資亂階焉則幾矣

書朱子戊申封事後

朱子立朝四十餘日前後所上凡七十餘疏皆切於事務不畏犯顔雖古名臣以極言敢諫著稱未有過此者焉至於戊申封事直指本原痛陳時事皆洞中窾要若倉扁緩和之能起已錮之疾而惜乎其時之不用也嗟

乎此殆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為先生封事中第一億憊精竭誠不遑自顧以告其君者乎其大本急務之說與中庸九經相表裏而大本則有一曰正君心急務則有六曰輔翼國本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及末又以時之弊政與古不合者反覆陳之累累數萬言而其文之灝氣流行變化開闔使人讀之鼓舞激發沉吟紬繹而不自禁蓋大儒之啓沃宏矣夫學術與事功二者本相因而傳道之

言與濟時之言二者又一致濟時有大小而傳道有全功能為濟時之言而身非傳道者有之矣未有身膺道統之寄而功不見於時者也先生傳道之人也則其有濟時之言也固宜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十八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九

雜著

讀二南

夫閨門王化之端生民之始致其貞淑輔佐君子然後夫倡婦隨内以閑邪僻而養中正外以施女教而化閭閻易首乾坤書重釐降而我夫子之删詩復冠以二南其旨深遠矣盖二南所以著周初風俗之盛由閨門而

達之邦國推之天下者也謂之風者其體製別於雅也繫之於周召者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各以其地別之故作於岐周封域之内者則謂之周南召伯廵行南國採風而得之者則謂之召南然周召之政教即文王之政教也文王之政教本之闗雎得内助也終之麟趾闗雎之應也於是及於江漢逮於汝墳則國中莫不化其政教矣施於南國而南國諸侯化則鵲巢之詩作匪特人也且及於物焉則騶虞之詩作推而至於行露摽梅則

南國之人莫不化其政教矣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夫婦之義正則室家之道修男敬身以率其婦女敬身以從其夫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其語豈或爽哉

讀鹿鳴至天保六詩

嘗讀易之泰象曰天地交泰解之者曰陰在上而陽居下君下交臣之義也又曰天地之體不可交而以氣交君臣之分不可交而以情交古昔聖王所以維持世教

平章百姓使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亦頼有此情以相維繫耳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飲食以薦之賔主以親之歌咏以侑之使愜其情而不流焉其在詩曰我有嘉賔鼓瑟吹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燕賔客而欲其示以大道則君臣交警之意亦寓於其中矣使臣奔走於王事故作四牡以勞之曰豈不懐歸王事靡盬所以逆探其念父母之心而恤之備也皇皇者華教使臣曰其諮事而為諏乎諮難而為謀乎諮禮而為度乎諮親而為

詢乎欲其備五善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猶恐人之弗喻也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既樂兄弟且逮友朋焉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接其賓客使臣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以答之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蓋既頌且規焉樂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德吾於鹿鳴之什見

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其化行於關雎麟趾而施及於天下禮明樂備豈非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讀邶鄘衛風

孔子刪詩三百篇以周南召南為正風以下十三國為變風而以邶鄘為變風之首均諸侯也聖人列衛於首何哉魯衛為王室之懿親既登魯於頌矣則其次莫親於衛又有康叔武公文公之賢是以聖人登之邶鄘衛三國也而所言皆衛事何哉蓋衛之子孫稍幷此二國

而一之耳既幷之矣又存邶鄘之名者土風各異其詩

蓋作於二國之遺民者也邶首柏舟鄘首柏舟衛首淇

澳賢侯貞婦有愷悌之德無邪僻之行作為詩以自見

所遇不同而終歸於正然君子讀綠衣終風之詩而知

衛之無以為國矣繼以墻茨偕老之刺興桑間濮上之

音作而國社以亡由是知閨門為王化之首而男女之

際生人之大欲存焉可不大為之防哉張子曰周之興

也商民後草及其衰也衛風先變蓋衛即商之地書所

謂沬土詩所謂沬鄉也其民為商紂所漸染日汨於酒色而不知故雖康叔武公之賢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大夫簡兮之賢人考槃之隱者亦莫挽其頹風而至於淫蕩而不自禁以是知惡習之易染而難革也

讀秦風

秦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封之為諸侯能逐犬戎奄有岐豐之地君子於是知平王之庸委舊都以與人而

周竟以不振也岐豐乃二南興化之地其民質其風淳其土厚而水深秦之興教之以猛驅之以利其彊毅果敢之資足以成富彊而諸侯畏之故其詩如車鄰駟鐵小戎無衣諸作莫不美其車馬之盛戰陣之勇而無室家之思論秦風者或哀世道之衰或歎强秦之敝而余獨怪平王東遷之謬至於此極也夫以秦民之質秦人用之尚能鼓彊毅之氣成招八州朝同列之勢豈其以天王之尊守祖宗之法而反不能興起於仁義厚集其

國勢以懷天下哉故定都立國者當審其居重馭輕之勢自上臨下之方而祖宗一定之基切不可苟變也邵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刪詩亦然齊桓晉文之後惟秦駸駸始大周亡而秦興夫子早見其兆矣余則以為不然魯宗國也秦誓悔過之辭也故載於書至於秦風之後尚有陳檜曹豳四風何所見秦之代周乎錢天錫引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削以證邵言之不謬蓋夫子刪詩其存者則間存

之其無者不求以補之也吳楚之詩本不列於周太師之所採則夫子亦置之不論又豈可以此而汩聖人刪定諸經之義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為久安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為規則銘之於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為最要無逸者周

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季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其無荒寧而省賦斂也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者欲其納諫也又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已而無責於人也終言嗣王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

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畎畆之艱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為龜鑑乃萬世之龜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以為成湯武王非聖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者抑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為守成之君而作也與守成之君言守成之事則欲其法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周室亦繼王季而為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者葢謂湯武伐

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例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周公之教戒維懇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呂刑

武王命康叔之言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是明德慎罰者文王之所以造周而修及鄰國也武王敬明乃罰成王辟以止辟乃辟是武王之代殷興周成王之繼志守成亦在慎茲祥刑也文王以之維新周室武王以之保有四

海成王以之嗣受厥命其本皆在於慎罰用綿八百之基而過夏殷之歷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以詰四方其有意於乃祖乃父之慎刑乎論者以為穆王老而耄荒車轍徧天下而財用不足作贖刑之法以歛貨然孔子採之於書者亦取其諄諄教誡官伯族姓哀矜惻怛以民命為重耳其言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則與大舜明刑弼教之意何異然虞廷之贖止於鞭扑而此則及於大辟故令人疑以為歛貨也

讀者知其五刑並贖之非取其矜恤民命之意則幾矣

讀秦誓

孔子删詩書以商頌魯頌次周頌以費誓秦誓次周書商即周所代以王者魯則宗國而父母之邦也其登於詩書均宜至秦則西戎又非本國夫子何取於秦而收其誓於尚書之末哉或謂伯禽征徐奉王命以討亂著其是也襄鄭之役無王命而擅兵著其非也或謂秦代周有天下夫子逆知其然而存其誓也二者皆非也何

也予奪是非者春秋之權也逆知後事者誕妄之說也二者於書何有哉登秦誓於書者取穆公悔過之篤而諄諄於良士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聖賢之誨人改過昭昭甚明令夫布衣里巷之徒自信其志以為可行及過差悬明知其非而不悔又遂之者皆是也况以千乘之尊自貶其志而從人之是豈非易之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乎且致戒於截截諞言之不可用黄髪無愆之不可棄

休休者好善容賢如此其篤有利於國家者如此其至冒嫉者妬賢嫉能如此其甚有害於國家者如此其極故夫子收之簡末以繼典謨訓誥之遺其垂訓也大矣或曰春秋譏秦晉用兵之失起釁於襲鄭即一事而聖人於書則嘉之於春秋則譏之何哉曰書之意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之意主於懲惡其法嚴聖人何容心哉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生息至

於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之於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内聖外王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於三策之中而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竝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蘇張之學尤為有功於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光於文景而賢相若蕭

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緡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為人蓋不為江都惜抑為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於理學夫窮經即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於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象可謂的論矣

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自古寺宦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為小忠小

信以結人主之知使外言不得而入人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而君上之操柄失矣縱復疾其所為欲引外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腋禍起蕭墻望夷之事甘露之變良可寒心予讀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而知其不為趙高仇士良之所為者亦幾希耳而熹宗畧不加省專意庇璫吾以為熹宗之黯直甚於彼二主耳蓋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為不善而欲去之熹宗則始終信任之靡他且屬懷宗以信任忠賢吁慼

之甚矣然使熹宗而有欲去忠賢之心忠賢其遂甘心以受熹宗之斥哉是知人主不可不延納賢良以自為助而宵人在側附者如蟻大權已歸雖欲去之豈可得乎故熹宗之用忠賢也王心一首言之侯震暘繼言之周宗建又繼言之文震孟因講學之疏而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内操之疏而指其不測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奸佞畢露蓋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無將

之誅比漢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漣左光斗輩駢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明室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黯也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為天下貞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而春夏秋冬分其序山川河嶽

效其靈天地惟以一元之氣主之而已矣聖人之德無不光被而三公六卿分其職百司庶吏效其勤聖人亦惟恭已南面而已矣何則大本已立而所任者得其人也古昔聖王之治天下少則習之業長則才諸位是以人君南面正位而人稱其官天下以治萬邦以寧與天同意者也有宋五星聚奎實主文治而教化未興郅治未隆者蓋事不師古未得其道耳臣愚以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於取士取士之道在於興學校而學

校之興又在於尊師儒請條其事陳之於左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三代而上未有不明道重師以覺斯民者也秦漢以降聖學不明異端蜂起各守師說簧鼓於世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而愚民不知所遵守為今計者莫若尊明正道選天下之賢才擇其學業大明體用醇備者以為太學之師其餘以為天下郡縣之師不數年間郡縣州里皆有英俊之

士矣此興學校之必在於尊師儒也古者王公以下至庶人之子弟自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及其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身修己治人之道是以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凡所以教民於幼稚以成其德而正風俗也漢唐以後學校為具文無教養之實願陛下申命有司俾州縣各立學校鄉學則散處於鄉以教八歲以上之小學擇其最者以教大學成人之士取民之俊秀者充弟子員則民知

禮義廉恥而賢才可得矣師儒立而正道明學校修而人才衆然後使郡縣各以其學之子弟舉其賢者貢之京師萃之太學以考其才任之以事以觀其績察其善否而黜陟之則天下之英俊皆登於朝而取士之道得矣此取士之必在於興學校也夫如是則賢人在朝風俗隆美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為有宋致治明主子孫承之萬世永頼臣不勝欣幸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為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於道德明禮義
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異日之用古者
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於斯也今天子聖
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
員以誘迪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
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羣英方為無忝余
承命來是邦為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
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具有學識閑通潛心義訓能辨

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於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盖明經所以立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惟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予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為空言則

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
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
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擬尹和靖六有齋記

余嘗思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春秋時文人學
士徇物喪已孔子已深切言之至於今更有甚焉其背
馳聖道毫不為已固不待言即世所稱為建功立績思
効時用以自見者原其心勢利而已矣夫學也者古以

養德令以飾名古以利人令以欺世思反其初其在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乎善夫先正横渠先生之言曰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夫言期其有教則必不敢為悖道之言動期其有法則必不敢為非禮之行晝有為宵有得則無一日之玩愒也息有養瞬有存則無俄頃之滑涽也以是持巳則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之道也於以反其初不難矣人之生也其性無不善而其情有善有不善吾亦人也吾安知吾性之

果能制吾情乎吾安知吾情之果能若吾性乎情可制也性不可流也何以防其流而使之若哉有吾六有之法存焉六有者非吾言也横渠之言也非横渠之言也有言有動以晝以宵以息以瞬者所同有也曰從事於六有之中而私與邪莫之有焉則所謂有其有有其有然後天良存恐吾之志不終也因以名其齋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九